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鼓掌絕塵
第二十八回 文荊卿夜擒紙魍魎 李若蘭滴淚贈驪詞

詩：最苦書生未遇時，遭人籠落受人欺。
腳根縱硬焉能立，志氣雖存未出奇。
仗劍遠馳千里道，修詞頻囑百年期。
前程暗處還如漆，淚滿胸襟只自知。

你看這李岳，恰才首奸的時節，何等勢頭喧赫，如今當官判將出來，只落得滿臉羞慚，湘江難洗，那曉得弄巧翻成拙。那些各處來看的人，見高太守到不問起姦情，反把他二人判為夫婦，個個都說是一樁異事，遂編成一個詞兒：

鷓鴣天

臨安太守高方便，首奸不把姦情斷。當堂幾句撮空詩，對面兩人共認案。判為婚，成姻眷，這件奇聞真罕見。982梅殺無端二叔公，不做人情反招怨。

這文荊卿當晚就到李府與小姐成了親。那老夫人把前事想了一想，卻也便氣得過。你道這李岳是個做好漢的人，眼睛鼻孔都會說話，只指望拚著打出門面去，省得外人知道，體面上不好做人。怎知道求榮反辱，思量起來，心下如何忍得這口嘔氣。對著老夫人道：「嫂嫂，他兩個今夜做了夫妻，到也無榮無辱。只是我和你這副嘴臉減了幾分顏色，連那門首匾額上「刺史第」三字都辱沒了。難道我小叔還好在這臨安城中做人搖擺？明早收拾就到南莊上去，永世也不回來。家中一應人來客往，支持答應，都讓與那個光棍的姪兒女婿就是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叔叔說那裡話。他今日就是明媒正娶的女婿，也任不得我家務事情。」李岳道：「嫂嫂所言差矣，既拜你做岳母，就是你的女婿，便有半子之分。明日你身邊私蓄的那丟兒，拿將出來，女兒一半，女婿一半。終不然肯分些與我小叔不成？」你看他次早起來，果然便要收拾往南莊去。老夫人留住道：「叔叔，你今日若到了南莊去，莫說是別人，只是那些做工的也要笑哂。還是在家消停幾日，再去不遲。」李岳想了一會道：「嫂嫂說得有理。我就在家住了一年半載，難道他們攆得我起身。」說不了，只見店主婆帶著安童，挑了一肩行李，兩個同走進來，有詩為證：

昨是偷香侶，今為坦腹郎。

行蹤從此定，書劍盡收藏。

安童歇了擔，站在階前。店主婆見了老夫人、李岳，把身子轟了幾轟道：「老夫人，二相公，老身特來賀喜。」李岳怒道：「呸！誰要你來賀喜。從今以後，你這老潑賤再走進我家門檻，那兩支股拐不要思量匍匐。」安童見他著惱，好似丈二和尚摸頭不著。只道連他罵也有分，顫顫驚驚，把舌頭伸了一伸，縮不進去道：「新親新眷，怎麼就放出這個下馬威來？」你看這店主婆，見罵了那幾句，霎時間把一張老面皮，紅了又白，白了又紅。橫思豎想，又沒甚言語抵對，真個就如張飛穿引線，大眼對小眼一般。那李岳的意思，原是怪著店主婆的，只要等他支吾兩句，便要揮幾掌過來。那店主婆還也識得時務，卻沒甚說。他只得走出了大門。店主婆才敢開口對著老夫人道：「老夫人，竟教老身沒甚回答。就是文相公與小姐昨日做了那件事，雖是外人知道，見當官的一判，那個不說好一對郎才女貌。你就是踏破鐵鞋也沒處尋這樣一個好女婿。怎么二相公倒把老身發作起來？」老夫人道：「奶娘，你也怪二相公不得，二相公也怪你不得。只是他兩個做差了些兒。」店主婆道：「老夫人，為人要存一點良心。當日小姐染了那場篤病，遍請醫人無效，不虧文相公的時節，那小姐的病症，今日還不能夠痊癒哩！」老夫人道：「奶娘，我也想起這件事，只得把這口氣忍在心頭。明日只要他兩個會得爭氣，便是萬千之幸。不然，那二相公極是會聒絮的，教我這耳朵裡也不得清靜。」店主婆道：「老夫人，他兩個是後生性，那裡比得我們老人家，還有幾分見識，早晚凡百事務中，教導他爭些氣兒就是。」老夫人道：「趁二相公不在，你且到他們房裡去坐坐。」店主婆道：「老夫人，文相公還有些行李衣囊之類，今就著他隨身使喚的安童，一併收拾擔在這裡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奶娘，喚那小廝擔上來我看。」店主婆便喚安童擔到堂前歇下。這安童便向老夫人面前慙慙叩首。老夫人站起身，把行李仔細一看，卻是：

幾卷殘書，一方古硯。錦囊中三尺瑤琴，銅鞘裡七星寶劍。一把空壺，尚剩些酒中糟粕；半箱殘簡，還間些醉後詩章。紫氈包，裝幾件精緻衣裳；紅絨毯，裹一床半新鋪蓋。

老夫人吩咐道：「你把這些行李擔到那第三間，原是你官人住的書房裡去。」安童領命，便擔到那第三間廂房裡著落了。店主婆道：「老夫人，這小廝可留他在府中吧。」老夫人搖手道：「奶娘，這還打發到你店裡權住幾時，待二相公往南莊去了，才好著他到這裡來。」便又喚安童道：「你且就在這房裡等候一會，待你官人出來見一見，還回到店中，略遲幾日再來。」安童答應一聲，便進房中等候。老夫人與店主婆遂走起身，竟走到小姐房裡，著文荊卿出來，吩咐安童回店不提。

說這李岳，自姪女與文荊卿成親之後，心中大是不忿。只要思量在家與他尋非生事，那南莊上每隔十多日才去料理一次，其餘日子俱在家中住下。那文荊卿卻是個聰明人，見他嘴臉不甚好看，只得逆來順受，分外謙虛，小心恭敬。真個是光陰荏苒，他兩人從做親來，又早是半年光景。這李岳包藏禍心，假意和顏悅色，只思量要尋趁他，又沒一條線路。一日，南莊上回來，走到大街路上，見一個人家，門首撐起一個小小布篷，挨挨擠擠，擁了百餘人。李岳仔細看時，原來是一個相面先生。只見那粉牆上掛著八個大字道：

眼分玉石，術動公卿。

那相士口中念著四句道：

石崇豪富范丹窮，早發甘羅晚太公。

彭祖壽高顏命短，六人俱在五行中。

原來這四句，卻是那相命先生開口的攔江網，指望聚擾些人來，便好送幾張紙帖，思量賺幾分道路餬口的訣竅。這李岳把那相士看了兩眼，卻是有些認得，只是一時想他姓名不起，就向那人叢裡低著頭想個不了。那相士正把紙帖兒逐個分過，看看分到李岳身邊，抬頭一看，卻認得是李二相公，便拱手道：「久違了」李岳便問道：「足下上姓？」相士笑道：「二相公，小子姓賈名秋，綽號是賈斯文，難道不認得小子了？」李岳方才回答道：「恰好是賈先生，得罪，得罪。」原來這賈秋向年曾相幫李岳過，只是一件，肚內不諳一書，眼中不識隻字，專好在人前通假文，說大話，裝成設騙的行頭。後來人都曉得了，就取一個混名，叫做賈斯文，便不敬重了，他因此過不得日子，走到江湖上，去混了幾年。學得些麻衣相法，依舊回到臨安府中，賺幾文錢兒過活。這李岳見他身上襤褸，不似當初打扮，便把他扯到人叢後問道：「賈先生，你怎麼就是這般落寞了？」賈秋道：「二相公，你曉得我們做光棍的，全憑一副巧嘴弄舌，騙碗飯吃，而今都被人識破了，一些也行不通。因此，沒了生意，靠著這幾句麻衣相法，沿街打諢，餬口度日。」李岳道：「你把門面招牌收拾了，且隨我到酒樓上去，有一件事與你商量。若做得來，就扶持你做些生意。」賈秋歡喜，笑道：「二相公若肯抬舉小子，就是生人膽，活人頭，也去取了來，有甚做不得的事。」便把布篷收了，欣然就走。

麻衣相法真玄妙，理不精通術不神。

道吉言凶無應驗，論貧定富有誰真。

憑將設騙為生計，只藉花言惑世人。

自恃柳莊今再世，誰知徹骨一身貧。

那些眾人哄然走散。兩人走到酒樓上，李岳便去揀了一個幽雅座兒坐下。那店主人見是李二相公，甚是小心奉承，吩咐店小

二，只揀新鮮肴饌，上品好酒，搬將上去。那賈秋一頭飲酒，一頭問道：「小子向聞得二相公去年八月招了一位姪婿，還未恭賀。」李岳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賈秋道：「這是小子耳聞的說話，又道是二相公送奸，高太守官判為婚的，不知是真是假？」李岳適才正要與他商量這件事，恰好他先問起，只得就把捉奸官判的前後情老，盡說了一遍。賈秋道：「二相公日常這等威風，這回把你掃天下之大興了。」李岳道：「賈先生，正是這般說，被他貼了面花，多少沒趣。如今怎麼弄得個法兒，奈何他一場，方才消得那點夙恨。」賈秋想了一會道：「二相公，小子到有一條拙計，只是做將來，連他性命卻有些干係。」李岳道：「賈先生，正愁他不得死在這裡。你有甚麼好計，請講一講。」賈秋道：「二相公，間壁有個趙紙人，專替那些出喪舉殯的人家做那顯道人、開路鬼的。明日將幾錢銀子，去定他做一個紙魍魎，眼睛手腳都是動得的，要把一件白布衣服，替他披在身上。二相公，你把那文荊卿賺到別處，灌得個濫醉，直到更深夜靜，著他獨自先稱回。待我鑽在紙魍魎肚裡，站在路旁等候，見他來時著實驚唬他一場，縱然不能夠活驚得他殺，回到家去病也決要病幾時。你道這個計較如何？」李岳道：「賈先生，此計絕妙。且與你飲一個暢快杯。」便把大碗勸賈秋吃了幾碗，方才起身下樓算賬會鈔，出了店門，李岳便把五錢銀子遞與賈秋，去做紙魍魎，教他依法行事。賈秋接了，又向李岳耳邊鬼譚了幾句，方才作別，分路而去。

這李岳回來，見了文荊卿，假迎笑臉道：「賢姪婿，我愚叔公思想，去年沒些要緊與你結了冤家，如今我見你夫妻二人過得恩愛，甚是難得。到教我仔細思量，展添慚愧。所以每常間，再不好開口相問一句話兒。我想將起來，日子長如路，在這裡雖是招了姪婿與姪女兒的怨恨，俗話說得好，怪人在肚，相叫何妨，況且我與你是骨肉至親，又不比瓜藤搭柳樹的，朝夕相見，哪裡記得這許多恨。今有一句話與姪婿講，我叔公一向不曾到南莊去，今日去看一看，那些賬目一發清理不開。因此特地轉來，要賢姪婿明早同去清理一日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你看這文荊卿哪裡曉得是計，見這李岳每常再不交言，如今他這一通好說話，只道果然意回心轉，所以滿口應承。次早遂與李岳同到南莊盤桓了半日，那李岳便著莊上人殺雞為黍，開著幾幾久饗好酒，慰勸相勸。直吃到紅日沉西，把他灌得大醉，遂打發他回來，意欲落他圈套。這文荊卿雖有些醉意，心裡卻是明白的，腳步如騰雲一般，回到半路，竟沒一毫酒氣。此時正是二更時分，家家緊閉門戶，處處斷絕人蹤。看看入了城門，到了大街，只見路旁站著一個長人，生得十分怪異

狀貌猙獰，身軀長莽。眼似銅鈴，動一動，搖頭播耳；舌如閃電，伸一伸，露齒張牙。藍面朱唇，不減那怒衝衝的地煞；長眉巨口，分明是惡狠狠的山魃。

文荊卿見了，嚇得冷汗淋漓，魂不附體。只得壯著膽，上前厲聲大喝道：「何物妖魔，夜靜更深，敢來攔阻大路，戲侮我文相公！」那長人慢慢的搖搖擺擺走向前來。這文荊卿上前不得，退後不得，且是拼著命，又向他吆喝了一聲，那長人手舞足蹈起來，文荊卿道：「也罷，我文相公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今日決要與你做個對頭，也替地方上人除害。」盡著力，向那長人腿上踢了幾腳。那長人忍不住疼痛，一交跌倒。這文荊卿正待上前再踢他兩腳，只見肚裡鑽出一個人來。你道這人是誰，原來就是賈秋，這長人就是他去做的紙魍魎。你道那紙魍魎會得手舞足蹈的麼？也都是做成的關利子，只要驚嚇文荊卿。不想他閃在紙魍魎肚裡，被文荊卿踢了幾腳，熬疼不過，便跌了一交，脫身出來飛走。文荊卿連忙上前，揪住頭髮，打了幾拳，便要扭他到府中去，等到天明，送官究治。那人跪到在街心便道：「文相公，這個行徑都是李二相公著我來的，不乾小人之事，乞饒我性命吧。」文荊卿聽說了這一句，只著他依舊把個長人拖了去，且饒你這條狗命。那人就向街中石板上，磕著幾個頭，拖了長人飛奔走去。文荊卿道：「李岳這賊，我文玉與你有甚深仇，設這一個毒計來害我。」有詩為證：

設盡機謀欲害人，誰知膽量賽天神。

登時捉到假魍魎，招出情詞是至親。

其二：

可歎書生未遇時，裝聾作啞竟誰知。

縱然設卻千般巧，難出胸中一鑿奇。

文荊卿哀破長人，暗付道：「若不是我有些膽量，險些兒遭他毒計，斷送了殘生。」怒氣沖沖，連忙跑將回來，高聲向小姐把前事細訴一遍，夫妻二人抱頭痛哭。文荊卿道：「我久居在此，決落他人圈套。明早收拾行李，便返姑蘇去，試期在邇，順便進京。倘得一官半職，須替小姐爭氣。」小姐道：「說那裡話，你倘若明日就去，只道你懼他了，豈不是被人笑哂。還等他回來，當面拜辭。」文荊卿道：「非我忍心拋撇，就要起身，只是把你叔叔得知，他又去弄一個圈套出來，反為不美。只是明早，著安童收拾行囊，別你母親前去，再無二意。」小姐含淚道：「官人，你立意要行，我也不敢苦留。只是我和你綢繆日短，一旦平地風波，卻不令人怨恨也。」文荊卿道：「小姐，你卻不知道，我去年初到，曾得梓童托夢，付我四句詩謎。今日思想起來，恰好都應在我兩人身上了。」小姐道：「那詩謎如何道來？請官人念與我聽。」文荊卿便念道：

好音送出畫樓前，一段良緣咫尺間。

莫怪風波平地起，佳期准擬蝶穿簾。

小姐驚訝道：「官人，這幾句恰是母親前年患病，舍與那文昌殿裡的簽經。」文荊卿道：「小姐，便是這般說。我次早尋到那文昌殿裡，祈禱一簽，果然上面又是這幾句。」小姐道：「官人，今日雖是應了我們二人，可見姻緣兩字，良非偶矣。」文荊卿道：「小姐，且與我把隨身衣服拿幾件出來。」小姐道：「官人，我想從此一別，不知何日再得重逢。待我向燈下聊寫驪詞一套，贈與官人，早晚一看，如妾對面一般。」說不了，淚如雨下。這文荊卿背地裡也自哽咽吞聲。那小姐擦著淚，便向燈前展開薛濤箋，磨起松煙墨，蘸著霜毫筆，不假思索，信手寫道：

四塊玉

石為誓，金為盟，因鳳詠，成鸞配。恁見我意馬奔馳，我見恁心旌搖曳。那花前月下，總是留情地，無奈團圓輕拆離。眼難抬，秋水茫茫。臂難移，玉筍垂垂。步難移，金蓮蹣跚。

大聖樂

和伊恩情，誰擬似？錦水文禽共隨。無端驟雨陰霾起，一思量，一慘淒。恨啼鴉，因別故叫窗西，將愁人聒絮，幸須垂惜玉憐香意，怕等閒化作望夫石。

傾杯序

傷悲最關情，是別離，受寂寞，從今夜，想影暗銀屏，漏咽銅壺，煙冷金猊。問此際誰知？休戀著路旁村酒，牆畔閒花，和那野外山雞。怎教人不臨歧，先自問歸期。

山桃花

共執手，難分袂。書和信，當憑寄。低語細叮嚀，莫學薄情的。舊恨新愁，已被千重係。相歡復受相思味，霎時間海角天涯。

意不盡

願郎君，功名遂，早歸來與奴爭氣。再莫向可意人兒，共詠題。

文荊卿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止不住眼中流淚，即便封固，收拾在書箱裡面。兩人是夜就寢，說不盡兩字綢繆。次早起來，把行囊打點齊備。一壁廂著院子去喚安童來，跟隨前去；一壁廂匆匆上堂，與老夫人拜別。老夫人問道：「賢婿，你在此半載有餘，未嘗有思鄉之念，今日促裝欲去，不知何意？」文荊卿道：「小婿今日此行，一來為探叔父，二來試期在邇，順便一赴選場。倘或天從人願，不惟替老夫人生色，實慰小姐終身之望。老夫人道：「賢婿，今日果然要去，也該接二叔公回來，整酒餞行才是。」文荊卿道：「小婿昨日在南莊上，已曾拜辭二叔公了。」老夫人道：「賢婿此去，功名成就，早寄音書，莫使閨中少婦有陌頭之感。」

便對小姐道：「我兒，你到我房中去取那拜匣出來。」小姐含著淚，取來遞與母親。老夫人取出白金五十兩，送作路費，還有一言叮囑：「路上村醪不比家釀，須早晚撇去幾分。」老夫人又把一兩小包，遞與安童道：「這一兩銀子，與你路上買草鞋穿，早晚須要小心伏侍相公前去。」安童叩頭謝了。文荊卿便與老夫人、小姐拜別出門。正是：

欲別心未別，淚染眼中血。